那些影响过我的人（一）刘瑜 文：1次方

0

在决定动笔写出这个系列之后，将其中的第一篇送给刘瑜老师实在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我曾经很多次想针对文集中的一两篇写下碎片性的评论，遗憾的是那段岁月里我并不常有电子记录设备，而写于页边脚处的文字总会在不知觉的压缩中损耗一部分意义。再加上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中世界环境与我个人认知的的变化对文字的损耗，其中的信息隐约已成为不可读。对我而言，其意义已从对自身的记录转为考古。我们知道考古文物的价值往往远超过这些物品原有的实用价值，希望如此。

1

自从我得以拥有专属的书柜和自主排布的权限，我家中书架最值得注意的位置里一直摆着这三本文集。很难解释这种做法的意义，除非我们知道「这三本书」超越于「这些作品的一份印刷件」的价值。

这三本书的页边一点点地逐步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笔记和评论，以大致不变的笔迹和不甚相同的语气写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如果说《送你一颗子弹》和《民主的细节》还包含一小部分来自我母亲的笔记，那本《观念的水位》作为交给我时的新书则是一本更纯粹的自我观察的时空隧道。

当然，即使考虑到这三本书作为一部分思想启蒙的价值，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几本短篇时评集值得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被无数次反复翻阅。正常来说，这三本书会作为知识积累台阶的一级而被淡忘或至少被平凡化。但历史的进程停留在那级台阶上许久，而停留这许久的那一个地标，无论其自身有无意义，也会被赋予不同寻常的价值。 中学时光的第一、第二和第六年里，我常被要求在孤室中面对冰冷的四壁和空无一物的任务清单。停滞的时光裹挟着丰富而无所寄托的思绪，从无趣的重复练习表面划过，随后积累在这些冰冷的书页上，构成着小男孩青春的一部分剪影。

每一次重返这些书页都是一种自我发现。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中，我们自身观点的转变和修正都是相当平滑的渐变。有时我们突然惊觉自己的观点发生过90甚至180度的转向，却没人知道那逐步的转变是在哪一瞬间发生了定性变化。就像长时间无人清扫的桌面逐渐蒙尘，却不知哪一刻起，“蒙尘”这个词第一次变得恰当。幸运的是这些书页至少能提醒我整段来回折转的历史，因而我至少能用不断的自省来寻求自己的位置。

2

我所收藏的版本确切无疑地是正式的合法发行，但似乎此刻刘瑜老师的文字已经很难在公开渠道购买到印刷版。这似乎是某种信号，因为据说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才会变得刺耳。这篇回忆性文字并不怎么想讨论社会现实，提及这些只是想强调这些文字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的款款温情。

十二岁的小男孩自然不知道这种温和有多么可贵。尖锐的意见我后来也读过许多，但如刘瑜老师这样的温情我却不曾再见。我承认建设性意见的价值与传达的口吻并不相关，但温和的意见至少能为理性的讨论提供尽可能更大的空间。

我想没读过这些文字的人很难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感受。那不像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严肃的课堂，也不像是伟大领袖慷慨激昂的演讲。那更像是亲生姐姐的床头故事：她指着天上的星星，一点点讲述着我们共同的未来。 刘瑜老师很少讲概念和道理，叙述大都基于一个社会中普通人视角的日常纪实。记录2008大选的形式不是概念性评价天下大势和历史进程，而是哥大食堂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一个个具体到人的私念和偏见；政治正确不是停留于概念的争论，而是我们在两者分界线中每一个边界点上具体的、技术性的、case by case的仔细甄别。今天当助教批阅了一篇伊朗学生的论文，可以写一篇聊聊学术讨论受到政治环境影响的限度；明天旁听了一次电视辩论，顺便写一篇讲讲如何构建理性平等的公共议事空间。这种种内容散乱，说到哪算哪的时评混杂在一些更私人化的杂文里，共同构建着立体而具象的作者形象。刘瑜老师今天能和你聊万里之外的世界上某个角落的天下大事，明天也能给你讲几个孤处异国他乡的女博士互相八卦的日常。 你知道，作者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有喜怒哀乐的、与你一起期待着更好的明天的人，而非一个冰冷的抽象符号。

还请理解，十二岁的我大概是读不进政治科学理论的。但是理论确不是逐步了解的正确入门。这些饱含着深情的生活化叙述所构建的世界，确凿无疑地对我构成过深远而不可替代的影响。

3

我后来也在各种不同场合读过许多不同的作者的文字，他们总是提起刘瑜，而又往往抱着崇高敬意。比如今天最终坚定地催促我写下这整篇文字的下面这段回忆。

"…我要对她报以迟来的谢意。七年前，我听过她的课，那门课啊，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就连一贯高傲的隔壁学校，都有人专门来旁听。那时候啊，我相信有很多东西可以改变，而刘瑜老师将这种可能性展示给我们看…"

---知乎 @王瑞恩 专栏 《正义女神瞎了眼》

刘瑜老师的知名度似乎处于量子叠加态。我少在任何推荐书单上见过这些杂文，就像它们从未存在过。我又少见过没读过她的文字的新一代作者，就像它们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非常诚挚地，谢谢您。